

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(CSSCI)来源集刊
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/ 编

特稿

重建华夷语系的理论和证据(下)
汉藏语研究的四个“困惑”及其前景
语言研究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
——从句子合格不合格谈起
比较: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

何九盈
戴庆厦

陆俭明
马真

民俗学

民间文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中的地位
记忆场域的重建:从“白虎塋”到“廪君陵”
诗人的战歌:1938—1949
——钟敬文战争年代学术经历和成就探究
性别制约与规范重叙:中国巧女故事研究

董晓萍
林继富

庞建春
康丽

语法学

词义内涵的语法表现(之一)
——词义内涵运动元素及其关系的语言表现

王宁 黄易青 王诚

词汇学

词义、词义引申与民族文化
普方异名“词语结构”评测
——以月亮异名为例
俗语词探源二则:“蝙蝠”“连襟”

黄丽丽

谢永芳
孙志豪

训诂学

乾嘉经史考据笔记研究述评

齐元涛

文字学

利用《正字通》考释现代大型书疑难俗字
《金云翘传》中的音义型喃字

熊加全
刘兴均

音韵学

朝鲜刊本《排字礼部韵略》述要
《集韵》始纂时间考

张民权
郭莹 胡安顺

博士生论坛

先秦丧礼词汇名源及其文化阐释
“朝向当下”的神话学实践
——评《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——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》

钟韵

张多

民俗典籍文字研究



商务印书馆

第十六

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(CSSCI)来源集刊

民俗典籍文字研究

第十六辑

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

 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5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俗典籍文字研究. 第16辑/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
文字研究中心编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5

ISBN 978-7-100-11565-0

I. ①民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民俗学—研究—中国
②汉语—语言学—研究 IV. ①K892②H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8677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民俗典籍文字研究

第十六辑

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1565-0

2015年10月第1版

开本 787×1092 1/16

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17¼

定价: 50.00 元

《民俗典籍文字研究》学术指导委员会

主 任：董 琨

委 员（音序排列）：

安平秋 郭锡良 何九盈 黄天树 江蓝生 李 强

刘魁立 鲁国尧 王邦维 张 博 赵 诚

主 编：王 宁

副主编：董晓萍

编 务：黄易青

目 录

● 特稿

- 重建华夷语系的理论和证据(下) 何九盈 1
- 汉藏语研究的四个“困惑”及其前景 戴庆厦 33
- 语言研究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
- 从句子合格不合格谈起 陆俭明 40
- 比较: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 马 真 57

● 民俗学

- 民间文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中的地位 董晓萍 72
- 记忆场域的重建:从“白虎塋”到“廩君陵” 林继富 87
- 诗人的战歌:1938—1949
- 钟敬文战争年代学术经历和成就探究 庞建春 98
- 性别制约与规范重叙:中国巧女故事研究 康 丽 108

● 语法学

- 词义内涵的语法表现(之一)
- 词义内涵运动元素及其关系的语言表现
- 王 宁 黄易青 王 诚 119

● 词汇学

- 词义、词义引申与民族文化 黄丽丽 142
- 普方异名“词语结构”评测——以月亮异名为例 谢永芳 158
- 俗语词探源二则:“蝙蝠”“连襟” 孙志豪 169

● 训诂学

- 乾嘉经史考据笔记研究述评 齐元涛 176

● 文字学

- 利用《正字通》考释现代大型字书疑难俗字 熊加全 185
《金云翘传》中的音义型喃字 刘兴均 194

● 音韵学

- 朝鲜刊本《排字礼部韵略》述要 张民权 214
《集韵》始纂时间考 郭莹 胡安顺 227

● 博士生论坛

- 先秦丧礼词汇名源及其文化阐释 钟韵 235
“朝向当下”的神话学实践
——评《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——以四个
汉族社区为个案》 张多 245
英文提要 256
《语言战略研究》即将正式创刊 267

(本辑所有文章均经两名以上同行专家审稿)

重建华夷语系的理论和证据(下)

何九盈

提要： 汉语和亲属语言关系的研究，由于一直模仿印欧语系的研究方法，可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本文提出“重建华夷语系”，就是要另辟新的路径，做新的尝试。

“华”“夷”只是文化的不同，语言的不同，并非种族上的差别。“夷”乃中性词，毫无贬义。华夷原本是一家，分“家”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大分工的结果。有人进入了农耕社会，有人还停留在游牧或农牧阶段，于是土地就成了争夺对象，争夺的最高形式是战争。战争导致了部落联盟的产生，导致了部落的不断重组，于是有了不同的语族。有的语言消失了，有的语言扩张了。语言的命运也就是族群的命运。战争造就了“华夷语系”，造就了四大语族，即羌戎语族、百越语族、苗蛮语族、华夏语族。五帝时代，这一格局就基本上定下来了。东夷语和北狄语呢？东夷语在五帝时代前期就已经分化，有的华夏化，更多的是演变为百越语族。本文以语系为根据，首次区分“内北狄”与“外北狄”。以华夷语系为母语的属于“内北狄”，以阿尔泰语系为母语的属于“外北狄”。内北狄在战国时期已全部华夏化，故不能与四大语族并列。

本文用口传历史、亲属语言、考古文化三证合一的方法证明四大语族的亲属关系。考古文化的辉煌成就改变了我们的语言视野和文化观念，尤其是意义空前重大的红山文化的发现，对激活古老的口传历史、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等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保存在古汉语中的原始华夷语留下来的某些化石词，经与亲属语言互相印证，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疑不能明的历史信息。破译化石词是史前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。

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一次革命，“华夷语系”这个新概念就是革命的产物。

西哲黑格尔有言：“密纳发(Minerva)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。”是时候了，该中国史前语言研究起飞了。

关键词： 华夷语系 四大语族 五帝时代 杂种

四证华夷语系中有一个失落了两千多年的北狄语族。

红山文化的发现以及“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”考古文化区的确立，对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明观念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力，为史前语言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。尤其是对于“北狄”问题，从司马迁的《匈奴列传》到王国维的《鬼方昆夷獯豻

考》以及近现代一些研究“北狄”的论著,几乎都经不起考古文化的检验。问题都出在以秦长城为槛,以燕山为界,“槛”外“界”外都是“北狄”,都是外族异种,至于“槛”内“界”内的“北狄”则都是入侵者,或是由“槛”外“界”外迁徙而来。还有,对某些自称其先出自五帝的塞外种落,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“假冒”,是打着华胄旗号以掩盖其“乱华”的实质。红山文化的发现以及苏秉琦文化考古分区第1区的确立,旧的“槛”“界”文化观念被否定了。也就是说,在五帝时代,在大约一千四五百年间,后世所说的“北狄”地区(指内蒙古东南部、辽宁西部及燕山南北地区)也属于华夷语系的范围之内。那么,红山文化及第1区的族群是谁?他们的语言状况如何?后起的北狄语族与他们有什么关系?

先回答第一个问题。考古文化本身很难回答该地区的族群是谁。庆幸的是书面化的口传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有重大价值的信息。这类信息从来被判为是不可信从的民间传说,如今与考古文化互相印证,它的文化价值就很珍贵了。请看下面这几条记载:

1.《十六国春秋·前燕录》一:“慕容廆,字奕落瓌,昌黎棘城鲜卑人也。昔高辛氏游于海滨,留少子厌越以居(一作“君”)北夷,邑于紫濛之野,世居辽左,号曰东胡。……太康十年(晋武帝司马炎第三个年号,公元289年),廆又迁于徒河之青山。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,元康四年(晋惠帝司马衷第三个年号,公元294年)定都大棘城,所谓紫濛之邑也。”^{〔1〕}

盈按:《十六国春秋》虽非原著,但“高辛氏游于海滨,留少子厌越以居北夷”事,与《广韵·暮韵》“暮”字注所引同。《晋书·慕容廆载记》虽无“高辛氏游于海滨……”云云,却说:“其先有熊氏之苗裔,世居北夷,邑于紫蒙之野,号曰东胡。”^{〔2〕}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集解引徐广曰:黄帝“号有熊”。又《五帝本纪》云:“帝尝高辛者,黄帝之曾孙也。”《十六国春秋》《晋书》两种慕容廆传所载并不矛盾。

“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”,两传所载一致。又,《太平寰宇记·河北道·营州·柳城县》所载亦同:“棘城,即颛顼之墟也,在郡东南一百七十里。”^{〔3〕}所谓“郡”,秦汉时为辽西郡,隋改为柳城郡,唐初改为营州,后又改为柳城郡,“复为营州”。

2.《魏书·地形志·营州·昌黎郡》:“龙城(原注:“(太平)真君八年(447年)并柳城、昌黎、棘城属焉。有尧祠。)””^{〔4〕}《墨子·节葬下》:“昔者尧北教乎八狄。道死,葬蛩山之阴。”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:“狄山,帝尧葬于阳,帝尝葬于阴。”蛩山

〔1〕 [清]汤球《十六国春秋辑补》,第401、402页,岳麓书社《野史精品》第一辑,1996年。

〔2〕 《晋书》,第2803页,中华书局,1973年。(本文所引《晋书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隋书》《魏书》均系中华书局出版,以下出版单位及时间不重复出注。)

〔3〕 [宋]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七十一,第1434页,中华书局,2007年。

〔4〕 《魏书》,第2494页。

在哪里? 毕沅据《山海经》认为:“狄中之山。”(见袁珂《山海经》校注 203 页)其地与北狄所居之地有关。

3.《太平寰宇记·河北道·营州》:“营州(原注:“柳城郡。今理柳城县。”)按《唐开元十道略》云:‘舜筑柳城。’即知虞舜以前已有柳城之地,在《禹贡》冀州之域。在十二州,因有营州之称……又《十六国春秋·慕容皝传》云:‘柳城之北,龙山之南,所谓福德之地也。可营制规模,筑龙城,构官庙。改柳城县为龙城;九年(皝九年,相当于东晋成帝咸康八年,公元 342 年),遂迁都龙城,入新宫。十二年,号新宫曰和龙宫。’”〔5〕

4.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:“不屠何:青能(本亦作“熊”)。东胡:黄黑(本亦作“熊”)。”黄怀信等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(第 938 页):“孔晁云:不屠何亦北夷也。王应麟云:《管子》曰:‘桓公败胡貉,破屠何。’注:‘屠何,东胡之先也。’陈逢衡云:邓立诚曰:‘《汉书·地理志》辽西郡有令支县,又有徒河县,徒河即屠何也。晋时有段务勿尘者,徒河种也。’……汉徒河县在今直隶永平府大宁之东百九十里,锦县西北。段长基《历代疆域表》曰:相传虞舜时亦有此城。”(段氏为清代河南偃师人)

《辞海》:“徒河①古城名。在今辽宁锦州市。相传虞舜时已有此城。春秋时齐桓公救燕,破屠河,或以为即屠河。②古县名。西汉置。治所在今辽宁锦州市。三国魏废。晋时,鲜卑慕容廆复置。北魏太平真君八年(公元 447 年)废入广兴。”〔6〕

以上四类材料与红山文化有什么关系,先得确定材料中的古地名与今地名的对应关系。据王钟翰、陈连开《战国秦汉辽东辽西郡县考略》云:

柳城(龙城)——今辽宁省朝阳市西南十二台营子。

龙城和营州即今朝阳市,已成定论,龙城无疑是位于今朝阳市东南 7.5 公里的风皇山。

昌黎今义县。

据《晋书载记·慕容廆传》所载入居辽西几次迁徙的情况,可知棘城在北而徒河在南。〔7〕

又据林幹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》载:

紫蒙川在今辽宁朝阳市西北。

棘城在今辽宁锦州市附近。

〔5〕《太平寰宇记》,第 1431 页。

〔6〕《辞海》,第 801 页。

〔7〕《地名学研究》第二集,第 131、133、135 页,辽宁人民出版社,1986 年。

徒河之青山在今辽宁义县境内。

龙城故址在今辽宁朝阳市。^{〔8〕}

又据北燕范亨著、清汤球辑、今人吴振清校注《燕书·高祖武宣皇帝纪》注①：“昌黎棘城：今辽宁义县西北。”^{〔9〕}

据王钟翰等今人考证，上述四类材料中的古地名都在今朝阳市、锦州市的范围之内。南临辽东湾（高辛氏所游“海滨”即此），西北接内蒙古东南部。这一地区正属于红山文化范围之内。

现在我们讨论创造红山文化的族群为谁？材料中提到“颛顼之墟”，“高辛氏游于海滨”，其少子“邑于紫濛（蒙）之野”，龙城“有尧祠”“舜筑柳城”。司马迁说的“五帝”，材料中占了四帝。黄帝虽未出现，可不屠何的青熊、东胡的黄黑与黄帝的称号“有熊”关系密切。五千多年前的黄帝时代，徒河、东胡地区肯定是林木蓊郁，熊黑出没，故黄帝族群以熊为图腾。他所统帅的氏族也以六种“猛兽之名名之”，“教熊黑貔貅豸虎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”^{〔10〕}。

在红山文化的舞台上，“五帝”都先后登场了。我们可以这样认为：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辽西地区就是“五帝”的历史后院，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。黄帝统领的有熊氏，就是从这里出发，“北逐荤粥”，南征蚩尤，他们兼并了炎帝的桑干河流域乃至整个冀州，涿鹿成了统治中心。古人已经注意到了涿鹿地位的古今之别：

以今观之，涿鹿，东北之极陬也，而以之建都；釜山，在怀来城北，而以之合符，则当时藩国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。秦汉以来，匈奴他部如尔朱、宇文之类，往往祖黄帝，称昌意后，亦一证也。^{〔11〕}

尤应注意的是“颛顼之墟”。清人龚自珍在《壬癸之际胎观第三》一文中说：

夫始变古者，颛顼也。^{〔12〕}

如何“始变”，龚氏未说。人所共知，所指必然是“绝地天通”的“变古”。对此，郭大顺在《红山文化》中有很好的发挥^{〔13〕}。我要补充说明的只有一点：发现“坛庙冢”的牛河梁遗址以及东山嘴遗址，距离“颛顼之墟”都不远。可以说就在其统治范围之内。

现在回答第二、第三个问题。

〔8〕 见该书第82、83页，鹭江出版社，2003年。

〔9〕 吴振清校注《三十国春秋辑本》，第153页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。

〔10〕 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，第3页，中华书局。（以下出版单位及时间不重复出注。）

〔11〕 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北直隶备录下·黄帝作合宫》，第355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。

〔12〕 《校订定盦全集》卷一，第9页，扫叶山房，民国九年。

〔13〕 郭大顺《红山文化》，第202、203、208页，文物出版社，2005年。

肯定了“五帝”与红山文化的关系,五千多年前这一地区的语言状况也就不言而喻了。从黄帝到尧舜,他们的语言都属于华夷语系。但“五帝”之后,历经夏、商、周三代,尤其是春秋时期,在燕山南北,在秦晋燕北境,为什么冒出了那么多“北狄”呢?夷狄与华夏的军事对抗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。迄今为止,还没有人将“北狄”问题彻底说清楚。原因有三:

一是从司马迁开始就把概念搞混了。

二是把北狄的复杂来源简单化了。

三是北狄语族在战国时代已彻底消失,于是误以历史上所有的“北狄”族群全是异族入侵者。

司马迁在《匈奴列传》中将“赤翟”“白翟”以及周襄王所娶之“狄后”与匈奴相提并论,又把山戎、玃狁、荤粥与匈奴等同起来,在概念上就相当混乱。他把“匈奴”这个概念扩大化了。从此以后,人们一说到“北狄”,即使不与匈奴画等号,也一定认为是“非我族类”。实则,“北狄”的来源很复杂。既有种族意义上的北狄,又有文化意义上的北狄。前者如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铁勒等;后者如赤狄、白狄、鬼方、长狄等。从语系来划分,后者在华夷语系的范围之内,我称之为“内北狄”,北狄语族就是指内北狄各族群所使用的语言。前者在华夷语系范围之外,我称之为“外北狄”,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。

内外北狄虽属不同语系,而在五帝时代,由于地缘关系,双方的接触甚至发生战争,这是可以断言的。在慕容鲜卑、宇文鲜卑、拓跋鲜卑的口传历史中,都将他们的远古祖先与炎帝或黄帝族群联系起来,只要用战争、扩张的观点细加分析,就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。

前文谈到帝喾高辛氏留少子厌越邑于紫蒙之野,其后为慕容氏的问题。高辛氏为何要留少子居北夷呢?这显然是一种占领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属于不同种族,统治者因为人数少最终放弃自己的母语,以被统治者的语言为自己的语言,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。厌越君临鲜卑,自己也鲜卑化了。这位“有熊氏之苗裔”给后人留下的只是一种历史记忆。

《北史·周本纪》说宇文鲜卑:“其先出自炎帝。炎帝为黄帝所灭,子孙遁居朔野。其后有葛乌菟者,雄武多算略,鲜卑奉以为主,遂总十二部落,世为大人。”^{〔14〕}

这种记载的底色无疑是真实的。除了“其先出自炎帝”一语过于绝对,“子孙遁居朔野”说明了炎黄之战的残酷性。打得赢就打,打不赢就逃。鲜卑奉其后以为主,也是统

〔14〕《北史·周本纪》,第311页。

治者与被统治者属于不同种族。最终,逃居朔野的炎帝子孙鲜卑化了。他们也失去了自己的母语。

现在说托跋鲜卑与黄帝的关系问题。

《魏书·序纪》云:

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,或内列诸华,或外分荒服。昌意少子,受封北土,国有大鲜卑山,因以为号。其后,世为君长,统幽都之北,广漠之野。畜牧迁徙,射猎为业,淳朴为俗,简易为化,不为文字,刻木纪契而已。世事远近,人相传授,如史官之纪录焉。黄帝以土德王,北俗谓土为托,谓后为跋,故以为氏。其裔始均,入仕尧世,逐女魃于弱水之北,民赖其勤(一作“勋”),帝舜嘉之,命为田祖。爰历三代,以及秦汉,獯鬻、猃狁、山戎、匈奴之属,累代残暴,作害中州,而始均之裔,不交南夏,是以载籍无闻焉。^{〔15〕}

这是一篇有重大意义的史料文字,它来自于鲜卑族人的代代口传,其价值有“如史官之纪录”。后人从中可以获得哪些信息呢?

一是“昌意少子受封北土”。从地理位置而言,鲜卑在有熊国的北面,二者是邻居。这跟《后汉书·鲜卑传》记载是一致的:“鲜卑者,亦东胡之支也,别依鲜卑山,故因号焉……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。”注云:“水在今营州北。”《太平寰宇记·北狄五·鲜卑》对饶乐水的注释为:“在今柳城郡界。”对鲜卑山的注释也是“今在柳城郡界”。营州、柳城郡,也就是秦汉时期的辽西郡,在原始社会末期,此地为黄帝族群的发祥之地。

二是鲜卑与黄帝族群并非同一种族,语言、文化亦不同,昌意凭什么将鲜卑之地“封”给自己的“少子”呢?这正是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。昌意少子统治的是战败了的鲜卑族群,这才是“封”的实质。

可是,到了唐代李延寿撰《北史》时,将《魏书·序纪》开篇的“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,或内列诸华,或外分荒服。昌意少子,受封北土”,改为“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,黄帝子曰昌意,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”。这一改动,历史的真实面貌完全被歪曲了。凭什么说“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”呢?这个说法给后人造成两重误解:北魏托跋氏冒充黄帝后裔;或者说黄帝本属北狄种族,非我“诸华”。所谓“出自”当然就是种族血缘关系,这与《魏书》说的“或内列诸华,或外分荒服”,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

三是始均这个人物为传播“诸华”文明于“荒服”之国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始均生活在尧舜时代,上距黄帝、昌意应该有上千年之久。马长寿拿《魏书·序纪》这条材料与大兴安北路嘎仙洞之托跋鲜卑相比附,在时代上无法契合。他认为:

〔15〕 [北齐]魏收撰《魏书·序纪》,第1页,1974年。

《魏书·帝纪·序纪》云:“国有大鲜卑山”,此大鲜卑山当在今之大兴安岭的北段。又云:始均“逐女魃于弱水之北”,此若水即今之嫩江。^[16]

《序纪》中有一个重要事实马先生忽略了。始均被帝舜“命为田祖”,始均所领导的鲜卑已进入农耕经济社会,至少不全靠“射猎为业”了。托跋鲜卑内部也有不同的氏族,他们从大兴安北麓往南迁徙过程中,在幽都之北,营州之北,遭遇黄帝族群,为昌意少子所征服,这是很合理的解释。所以始均“逐女魃于弱水之北”的弱水,根本不可能“即今之嫩江”。这里的“弱水”即弱落水,也即饶乐河(饶乐与弱落音通),也就是今赤峰市北面的西拉木伦河^[17]。而且尧的帝都在冀州,如果始均身处大兴安岭之北段,如何能“入仕尧世”?

黄帝、颛顼都是大巫师,始均逐女魃也是用巫术来抗旱,将原始华夏族的巫术文化引进给鲜卑部落。“托跋”一词成了鲜卑语,而这个词应与原始华夷语有关。“托”与“土”音近,而“跋”“魃”我在前文已讲过,包含着巫术观念,与纳西族中的“毕”“扒”从事祭祀活动有关。“托跋”这个名称应与祭土神有关。

始均这个人物最早见于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:

有北狄之国。黄帝之孙曰始均,始均生北狄。

《魏书·序纪》是这条材料最好的注脚。“北狄”作为国名最早见于此。但始均时代实无“北狄”之名,称鲜卑为北狄应是夏以后的事。所谓“始均生北狄”,并不是始均是“北狄”的亲生父亲,鲜卑人由此而出,这纯属误解。这个“生”是什么意思呢?请听郭璞如何解释。《大荒东经》“帝俊生黑齿”,郭注:

诸言生者,多谓其苗裔,未必是亲所产。^[18]

据郭注,“始均生北狄”即始均的后裔有的演变为“北狄”。

《世本·氏姓》(秦嘉谟辑补本)云:

翟氏,黄帝之后,代居翟地,为晋所灭,氏焉。^[19]

此“翟地”之“翟氏”与始均之“北狄”应该是有关系的。这也是内北狄产生的一个实例。

《魏书·序纪》说:“始均之裔,不交南夏,是以载籍无闻焉。”史家魏收只看到了现象,

[16] 《乌桓与鲜卑》,第223页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年。

[17] 都兴智《辽金史研究》,第247页:西刺木伦“是蒙古语的音译,‘西刺’为黄色,‘木伦’亦译作‘沐连’,意为河。为了与中原黄河相区别,史家多译作潢河潢水……‘西刺’亦译作‘西喇’‘昔刺’‘失刺’‘佚刺’。《后汉书》、《两唐书》所记的饶乐水、弱洛水皆指今西刺木伦河。饶乐弱洛是‘西刺’‘佚刺’的音转”。人民出版社,2004年。

[18] 转引自郝懿行《山海经笺疏》,《郝懿行集》第六册,第4976页,齐鲁书社,2010年。

[19] 见《世本八种》,第311页,中华书局,2008年。

没有说出原因。“不交南夏”并非“始均之裔”的原因,而是匈奴侵占了“始均之裔”的故土,切断了他们和“南夏”的联系。这种情况发生在尧舜之后的夏王朝时代。徐中舒说:

匈奴帝国之兴起,实为东方史上划时代之大事。自此以前,中国与北狄居境相接,婚俗相通,中国文化自此而北,与秦汉以后中国文化自江淮而南者,其情事正复相似。

匈奴帝国兴起以后,中国与北狄即以匈奴为之鸿沟而长此隔离……〔20〕

我把这个“隔离”时代定在夏王朝时期,因为尧舜时代的北邻为鲜卑,而夏王朝时代的北邻已变成匈奴了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说:“匈奴,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,曰淳维。”《索隐》引乐产《括地谱》云:“夏桀无道,汤放之鸣条,三年而死。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,避居北野,随畜移徙,中国谓之匈奴。”

说匈奴的先祖乃“夏后氏之苗裔”,固然不可信,却间接说明了二者地界相邻,故生出此种无根之谈。夏桀之子逃往匈奴,也是因为匈奴是北邻。这跟“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,子孙遁居朔野(指宇文鲜卑)”(《周书·文帝纪》)的性质是一样的。

所谓“载籍无闻焉”又如何解释呢?因为始均后裔经匈奴冲击,必然发生分化,东西南北四处逃窜,逃往诸华的被目为“北狄”,他们就与鲜卑大人有别了。“载籍无闻”这个说法也不算确切,“始均生北狄”,这不就是有闻于“载籍”吗?问题在于魏收不能将这条材料与托跋鲜卑的口传历史联系起来,用发展的眼光、变化的观念来研究始均之裔。

“狄”,作为部落的特定称谓始于夏代,还有个著名的例子,就是“有易”。《大荒东经》说:

王亥托于有易,河伯仆牛。有易杀王亥,取仆牛。河念有易,有易潜出,为国于兽。〔21〕

“为国于兽”是指在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重建国家。郝氏将此故事定在“夏帝泄十二年及十六年”〔22〕。

王国维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说:

古狄易二字通,有狄即有易……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,其国当在大河之北,或在易水左右。〔23〕

狄之所以名为狄,其原始意义与“狄”“易”无关,而是源于“翟”。

《说文·羽部》:“翟,山雉也。尾长。”段注:“翟羽,经传多假狄为之。狄人字,传多

〔20〕 徐中舒《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——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》,《先秦史十讲》,第56页,中华书局,2009年。

〔21〕 《山海经笺疏·大荒东经》,《郝懿行集》第六册,第4977页,齐鲁书社,2010年。

〔22〕 同上。又见郝氏《竹书纪年校注》,《郝懿行集》,第3841页。

〔23〕 《观堂集林》卷九,第420、421页,中华书局,1959年。

假翟为之。”(第138页)段注的前半部分是对的,后半部分就要进一步分析。诚然,《说文》云:“狄,北狄也,本犬种,狄之为言淫辟也。”(段注本476页)《白虎通·礼乐·论四夷之乐》:“狄者,易也,辟易无别也。”《礼记·王制》:“北方曰狄,衣羽毛、穴居,有不粒食者矣。”《正义》:“东北方多鸟,故衣羽。……《风俗通》云:‘父子嫂叔,同穴无别。狄者,辟也,其行邪辟,其类有五,李巡注《尔雅》云:一曰月支,二曰秽貊,三曰匈奴,四曰单于,五曰白屋。’”^[24]《说文》《白虎通》《风俗通》所谓的“狄”都有敌义,“辟”“易”均属声训(三字在上古均属锡部),所指均后来的外北狄。所谓“淫辟”“辟易无别”“邪辟”这种文化制度、观念上的差异,要到商周时代才突显出来。夏代的“北狄”“有狄”之所以名为“狄”,来源于“翟羽”“衣羽毛”这一特征,从音义两方判断,自应以“翟”为本字。

上文说了,以“狄”作为部落称谓始于夏代,而狄人以“衣羽毛”为特色在颛顼时代就有了。王嘉《拾遗记》(第17页)说:颛顼时代的“溟海之北,有勃鞞之国,人皆衣羽毛”。

王嘉的记载必有更古的材料为据。其中的“溟海”前人认为是神话中的“海”,我以为这里的“溟海”实指渤海湾,距上文谈到的辽西地区的“颛顼之虚”不远,“勃鞞”是属于狄人的部落名称。“勃鞞”一词告诉我们,他们就是后世称之为“翟”的人,理由下文再谈;他们所处之地与颛顼之虚为邻,也非翟莫属。羽毛甚多,衣羽毛之民亦甚多,但翟羽鲜艳多彩,最受翟族先民青睐,由此而获“翟”称,渐渐被定为族群称谓,当初并无丝毫贬义。

我们说原始意义上的翟人不用“狄”来表示,但“狄”字的产生以及《说文》说“狄”“本犬种”,这是两个来源有别的概念。先有“翟”,后有“狄”。先有衣翟羽的“翟”,后有“本犬种”的“狄”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说:“翟犬者,代之先也。”代人的祖先以犬为图腾,所以许慎说“狄”“本犬种”。严格来说,“翟犬”应作“狄犬”才符合其本义。据《太平寰宇记·蔚州·飞狐县》条载:

按代地,本北狄,姜姓之国,周末强大,在七国前称王,以今云中、马邑、五原、安边、定襄,皆为代国之北地焉。^[25]

陈槃说:“《寰宇记》说她本姜姓之国,未详所据。姜姓亦华夏旧族,不过这只是指她的始封君而说。”^[26]

姜姓为炎帝后裔,跟黄帝后裔一样,是华夏语族的主体族群,而姬姜二姓都有未融入华夏语族的部落分支,姜姓与西戎结合,姬姓与北狄结合,故商周时代的戎、狄,事实上都已经过不同程度的重组。戎狄关系之密切到了混而难分的地步。有的记载以为二者本属

[24] 《十三经注疏·礼记正义》,第1338页,中华书局,1980年。(以下出版单位及出版年不重复出注。)

[25] [宋]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五一,第1065页,中华书局,2007年。

[26] 《旧学旧史说丛·春秋列国风俗考论》,第527、528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。

同源,这也不奇怪,从根上来说,姬姜原本同源,戎狄的分分合合亦势所必然。地缘、婚姻、商业往来、农业水利、游牧迁移,都在缩小彼此之间的差异,但戎与狄的差异还是存在的。

《史记·晋世家》“重耳遂奔翟”,《会考证》本《正义》引《风俗论》云:

《春秋传》曰:“狄本山戎之别种也,其后分居,号曰赤翟、白翟。”^[27]

山戎即北戎、无终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“唐虞以上有山戎”,《正义》:“杜预云:‘山戎、北戎、无终三名也。’”《括地志》云:“幽州渔阳县,本北戎无终子国。”(第2880页)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靳枫毅“亲历七年发掘燕北山戎文化遗存”。他说:“在商周时期,这个燕山地区就盘踞活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、古老的游牧部落——山戎。”“山戎在什么地方活动呢?在燕北,就是昌平以北,居庸关,出了居庸关、八达岭,那个军都山;再往北,赤城、张家口;再往北承德,到东边卢龙、乾(盈按:似应作“迁”)安这一带。通常山戎的活动范围就在山区里边,山谷间活动。”“山戎文化的分布地理,包括了北京的北部的潮白河流域、桑干河流域、洋河流域、滦河流域和青龙河流域的一部分。”^[28]考古发掘证明:前人以山戎为“匈奴别名也”^[29],根本是不可信的。

商周时代山戎活动的地区,在炎帝、五帝时代正是原始华夏族群的生息之地,山戎的祖先是谁呢?从他们以山区活动为范围的特点来看,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是炎黄大战时的失败者,他们没有能够进入农业社会,是时代的落伍者,他们的语言应基本上保持原始华夏语的特点。总之,他们不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族群,是土生土长的冀北山民。

商周以后的山戎到哪里去了?“狄本山戎之别种”正好回答这一问题。王国维说:

自幽平以后,至于春秋隐桓之间,但有戎号;庄闵以后,乃有狄号。“戎”与“狄”皆中国语,非外族之本名。^[30]

在中国语境中,为什么会发生由戎到狄的变化呢?这跟山戎的活动范围发生变化有关。他们乘周王朝统治势力衰败之机,由冀北到冀中甚至到冀南,伐邢、灭卫、灭温,对华夏族造成了严重威慑,“中国不绝若线”。

但“狄本山戎之别种”之“狄”,仅指燕北、冀东地区“山戎之别种”,不是说所有的“北狄”均来自山戎,更不能误解为“狄”这个称号是庄公、闵公以后才产生的(王国维所言只适用于《春秋》《左传》)。

到此为止,关于北狄,我已经梳理出:

[27] 《史记会考证》卷三九,第22页,北岳文艺出版社,1999年。

[28] 靳枫毅《燕北山戎的兴起与灭亡》,《北京青年报》2010年7月21日。

[29] 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“北逐荤粥”司马贞《索隐》,第7页。

[30] 《鬼方昆夷獯鬻考》,《观堂集林》卷十三,第603页。

- 1.《大荒西经》始均所生之北狄；
- 2.《大荒东经》杀王亥之有易(狄)；
- 3.颛顼时代溟海之北的“勃鞞之国”；
- 4.代国姜姓的“翟犬”；
- 5.燕北山戎之别种：狄。

其中 1、3 两类与红山文化有直接关系。根据我个人所掌握的有限文献资料来看，北狄内部种族复杂，发展演变的历史起码也在三千年左右，不可用一成不变的观点来看待北狄问题。就北狄语族而言，春秋时代还有五大重要成员：

由鬼臾(kuì)氏演变而来的赤狄隗氏；

由防风氏演变而来的长狄；

由皋落氏演变而来的赤狄别种；

由姬姓演变而来的雍州白狄；

白狄别种中山鲜虞国。

此五种北狄前人分为三类：赤狄、白狄、长狄。《左传》宣公十五年《正义》曰：“谓之赤、白，其义未闻。盖其俗尚赤衣、白衣也。”^[31]也就是说，赤、白之分可能与部落的颜色崇拜有关。

现在，先说赤狄隗氏。

春秋时期的北中国似乎一下子冒出了许多狄人，对华夏族几乎形成半包围状态。不仅“晋居深山，戎狄与之邻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十五年），就是周王朝也面临“王室将卑，戎狄必昌”的危险局面。史伯曰：“当成周者，南有荆蛮……北有卫、燕、狄、鲜虞、潞、洛、泉、徐、蒲；西有虞、虢、晋、隗、霍、杨、魏、芮；东有齐、鲁、曹、宋、滕、薛、邹、莒；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，则皆蛮、荆、戎、狄之人也。”（《国语·郑语》）韦注：“狄，北狄也。鲜虞，姬姓在狄者也。潞、洛、泉、徐、蒲皆赤狄，隗姓也。”成周北面共有九国，有七国为狄族，其中五国为赤狄隗姓，西面还有一个隗国。王国维说：“春秋诸狄皆为隗姓是也……案他书不见有隗国，此隗国者，殆指晋之西北诸侯，即唐叔所受之怀姓九宗，春秋隗姓，诸隗之祖也。原其国姓之名，皆出于古之畏方。”王氏又认为，“畏方”即“鬼方”，“鬼方、昆夷、薰育、猃狁，自系一语之变，亦即一族之称，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。”这“一族”“又称之曰胡、曰匈奴”^[32]。王国维的这篇《考》，影响深远，而错误也很严重。他用音韵学上声转之法，将“鬼方”与“昆夷”“猃狁”“薰育”“匈奴”都等同起来，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；所谓

[31] 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 1886 页。

[32] 《鬼方昆夷猃狁考》，《观堂集林》卷十三，第 583 页。